

古今文綜

野居書齋

古今文選

卷之四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纂序錄之屬

第四冊

目錄

第二編 序錄類

第一章 著述之序上

(甲) 自序 著述

(一) 序單篇

(子) 史傳序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

漢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序

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宋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清王鴻緒明史稿流賊傳序

清周濟晉略隱逸彙傳敘

(丑)文序

晉陸機豪士賦序

北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唐柳宗元愚溪詩序

清胡天游遜國名臣贊序

清洪亮吉傷知己賦序

清董基誠壬申歲暮詩序

清李慈銘九哀賦序

清皮錫瑞漢雲臺中興諸將贊序

清皮錫瑞春秋列國名臣贊序

(二)序全帙

(子)詳序

漢司馬遷史記自序

漢班固漢書敘傳下

清周濟晉略敘目

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清譚獻古詩錄敘

(丑)渾序

(金)以闡發之法序

梁蕭統文選序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

宋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宋朱熹大學章句序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敘

清戴名世子遺錄自序

清姚鼐莊子章義序

清曾國藩經史百家簡編序

清皮錫瑞史記引尚書攷自序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石)以謙抑之法序

宋歐陽修內制集序

宋歐陽修外制集序

宋王安石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詩義序

宋王安石書義序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著序錄之屬

第四冊

杭縣張相謨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序錄類

第一章 著述之序上

周頌繼序傳曰序緒也。爾雅釋詁曰敘緒也。說文序爲東西牆。敘爲次第。假序爲敘。經傳已舊。茲編爲序爲敘。字或不同。一從傳本。序旣訓緒。義資紬繹。又訓次第。意在敷陳。孔子贊易。爰有序卦。其序之權輿乎。序其作意。次第爲言。古人命篇多在簡末。如史記序說文解字序是也。後世徒觀夫詩書小序。冠於篇前。往往有所著述。則導言之作。衰然居首。已稍稍失古誼矣。博觀衆製。約爲九事。卽分三章述焉。

(甲)自序箸述

作者之意引伸乎序。然自人言之。不若自己言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說文。不朽之業。迹其樞要。尤在自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烏能如其腹中所欲言乎。凡兩類。

(一)序單篇

伊訓首節。卽其自序。降此詩書小序。闡發本篇。條舉件繫。不煩而解。此其古體矣。後世作者寔多。大抵史官立言。文人揆藻。義取前導。均有斯製。爰約之爲史傳序及文序云。

(子)史傳序

龍門作史。每於列傳之前。先序厓略。後世善敷厥惟歐陽橫雲明史。保緒晉略。亦存良製。一鱗一爪。可以名家。共錄六首。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鱸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棗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

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漢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

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

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紃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

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宋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

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清王鴻緒明史稿流賊傳序

盜賊之禍。歷代恆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而極矣。史冊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用兵。頻見竊發。然皆旋就撲滅。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爲。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綱紀方肅。天下之風俗未澆。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脉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倖夫。濁亂左右。而本根既非盡撥。宰輔尙多老成。迨盜賊四起。而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分任閫帥。委寄殊專。旁撓絕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承神熹二宗之後。神宗晏安養癰。熹宗曠闇。侈士元氣盡漸。國脉垂絕。向使熹宗御厯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也。幸而莊烈繼統。銳意更始。用人行政。煥然

一新。然當是時。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志勤宵旰。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尙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尙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羣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卽佞。勦撫兩端。茫無成算。至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救過不給。大率有規利自全之心。其或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而所任爲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卽戮一將。墮一城卽殺一吏。賞罰太明。而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煩賦重。外訐內叛。譬之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證固已甚危。而所用之醫。良否錯進。所服之劑。寒熱互陳。病入於膏肓。而無可救。爲家督者。復強起自治。則其身雖欲不亡。豈可得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如人之亡於疽毒者。其致亡之本。亦不在於疽毒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禍。

亂子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閒未覩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徇悲夫。自唐饗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勦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清周濟晉略隱逸彙傳敘

漢末分崩。三方鼎峙。戰龍之血。維玄黃而未辨。鳴鳳之音。矢卷阿而彌遠。此一時也。典午竊柄。拱手而規蜀漢。金行紹統。指揮而從吳會。恭儉之聲。甫箸荒淫之俗。已成。賈荀蒙附肺之眷。洵炙手而可熱。傳劉進苦口之規。寧寘耳而爲瑱。此又一時也。深宮擲戟。而前星斂曜。壺巷飛書。而永寧截髮。踊躍之戈。操乎同室。魚爛而亡。委諸裔土。此又一時也。流離播遷。燕安酖毒。江沱有必精之饌。神州無同擊之楫。上章下替。內柄外移。此又一時也。匕鬯僅存。紗帷未縢。濟寬召蕭牆之釁。雪耻竭杼軸之供。鱷吞鯢。啖方洶涌於遼碣。鼉跋黿。怒乃躑躅於坎窞。此又一時也。日暮倒行。市怒室色。大憝甫殞。巨寇狡焉。飛淮浦之嚴霜。下河濱之堅壘。府山未築。